

王氏医案

王士雄先生著

王氏潛齋醫案

光緒丙申仲春

上海圖書集成局校印

序

才不足以包乎所業之外。則其業不精。心不足以周乎所業之中。則其業亦不精。羿之射僚之丸。張旭之草書。蘭子之舞劍。其人皆負不可一世之才。而俯首降心於一藝之微。研窮玩索。不能自已。迨其業之既成。而天下莫能尙況乎醫之爲道。參天人之奧。操性命之權。其理至深。其責至重。而世顧以無才無識之人。挾不專不精之術。貿貿施治。絕人長年。宜乎古人有學醫人費之慨也。余自束髮受書。篤嗜軒岐之學。以家貧無力致書。所蓄者靈素而外。立齋景岳諸種而已。觀其援引之繁。富議論之辨。博竊以爲道在於是。而按法施治。輒爲所困。嗣得西昌喻氏之書。伏而誦之。始有以識夫病情之蕃變。方劑之準繩。與夫寒暑陰陽之變化。其才大而學博。識高而法密。有非薛張諸公所能髣髴者。然而尙論一編。猶襲三綱之謬。春溫一論。混入傷寒之中。白壁微瑕。不能不爲此老惜也。歲在乙巳。服官江右。廣搜百氏之書。如葉天士之高超。尤在涇之切實。王晉三之精奧。張路玉之明達。以及吳又可。徐洄溪。柯韻伯。陳修園。諸君子。罔弗各具精心。獨抒偉論。靈蘭之祕。闡發靡遺。然而宗古訓者。矩矱弗失。而不免於附會穿鑿。崇妙悟者。化裁生心。而或涉於支離背謬。夫醫主於愈病而已。偏執一途。而故持高論。縱名理湛深。與病情無與也。偶於坊間得武林王君孟英所著霍亂論二帙。其理明。其詞達。指陳病機。判然若黑白之不可混淆。以爲飼鶴

九
山人之流亞私心竊嚮往之己酉冬余室人患痰飲脇痛屢藥弗痊漸卽沈困適孟英來撫之金谿視吳侯醞香之疾亟走伻相邀惴惴然恐不得一當乃孟英惠然肯來投藥五劑而大效並出初刊醫案回春錄見示因縱談古今之同異百家之得失滔滔滾滾折衷悉當始知霍亂一論不過孟英一端之緒餘而又竊幸余向之私心傾慕者爲不誣也詢其近案積有數卷乃張柳吟趙菊齋諸君子所輯定而題其篇曰仁術志余取而讀之喜其崇論閎議足爲世法因易其名曰王氏醫案與回春錄合爲一編而附霍亂論於後并謬加評點付諸攻木之工以廣其傳蓋醫者生人之術也醫而無術則不足以生人醫而誤用其術則不惟不足以生人而其弊反至於殺人夫醫雖至庸未有忍於殺人者也而才不足以應紛紜之變學不足以窮古今之宜識不足以定真僞之幻則其術不精斯日殺人而不自知故爲醫而無才無學無識不可也爲醫而恃才恃學恃識亦不可也必也平心以察之虛心以應之庶乎其可也夫古人因病而生法因法而成方理勢自然本非神妙唯用之而當斯神妙矣今才如孟英學如孟英識力精超如孟英而每臨一證息心靜氣曲證旁參務有以究乎病情之真而後已宜乎出奇制勝變化無方著之醫案卓卓可傳如是也余讀孟英之書於數年以前以爲迢迢二千里山遙水阻必無相見之期乃吳君病而孟英來孟英來而余室適病宛轉牽引卒使數年來望風相思之友把袂盤桓傾吐肝鬲極苔岑遇合之

奇風世因緣諒非淺鮮孟英勉乎哉異日者擷衆籍之精華訂羣言之謬僞刪繁提要勒爲一書以保全天下萬世之民命厥功甚鉅而爲力亦甚艱天末故人所企望於良友者詎止斯醫案一編而已耶
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知宜黃縣事楊照藜書於吟香書屋

序

予友王君孟英少年失怙其尊人彌留之際執孟英手而囑曰人生天地之間必期有用於世汝識斯言吾無憾矣孟英泣拜而銘諸心版然自顧家貧性介不能爲利達之人將何以爲世用耶聞先哲有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之語因自顏其室曰潛齋而銳志於軒岐之學潛心研究遂挾其微年未冠遊長山卽納交於予每見其治病之奇若有天授而視疾之暇恆手一編不輟也繼瞻其齋頭一聯云讀書明理好學虛心可見苦志力學蘊之胸中者淵深莫測乃能窮理盡性出之指下者神妙難言二十年來活人無算豈非以用世之才運其濟世之術而可垂諸後世者哉今就予耳目所及之妙法仿丁長孺刻仲淳案之例錄而付梓名曰回春錄見聞有限遺美極多世之君子必有如莊斂之華岫雲其人者更爲之遠搜博采以廣其傳而予糠粃在前有榮施矣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冬十二月愚弟周

鏞拜題

例言

一所錄皆二十年來見聞所及詳載字姓歷歷可徵間有逸其名氏者偶忘之耳

一淺易之證尋常治法所能療者槩不泛錄

一難辨之證誤藥卽成危候而初病乃能洞燭遽爾霍然雖若無奇不可不錄後學苟能留意庶免以藥釀病之辜

一病有虛實寒熱治分補瀉溫涼更有補瀉互投之法寒熱並用之宜者以標本異情證因錯雜也此錄諸案具備法無偏倚不媿一代之良工矣

一六氣皆從火化凡外感之邪雖傷寒必以顧陰爲主況溫熱暑燥之病更多於傷寒而熱之灼陰尤爲勢所必然耶觀案中治感多以涼潤清解爲法是參天人一致之理以談醫非泥古耳食之徒所能窺測也

一孟英可傳之案何僅止此惜予未能窮蒐廣討也凡荷其再造之人不妨陸續補刊以推廣仁術而嘉惠來茲匪惟忠厚當然卽是心存濟世故不以上下分帙而以卷一卷二爲次蓋欲卷數之遞增無已耳

一案中辨證固多發人之未發他如論阿片之燥烈傷津豬肉之柔潤充液之類尤爲有功於世是不僅某藥治愈某病之案讀者須加咀嚼勿圖圖嚙下也

一孟英雖用藥極平淡而治病多奇中故其辨證處方同道莫不折服茲所錄案已見一斑附采玉芝丸數方藥易功優更徵立法之善至爛喉痧方雖從金匱翼錄出而孟英命其名曰錫類散且聞授其方於莊芝階金應谷兩中翰修合濟人救全不少凡屬外淫喉患無不應手而瘳不特爛喉痧藉以爲神丹也敢不附載以廣其傳乎

王氏醫案卷一

杭州王士雄孟英著

同郡周鏐光遠輯錄

甲申夏。予於登廁時。忽然體冷。汗出。氣怯。神疲。孟英視之曰。陽氣欲脫也。卒不及得藥。適有三年女佩薑一塊。約重四五錢。急煎而灌之。卽安。後用培補藥。率以參耆朮草爲主。蓋氣分偏虛也。

范慶簪年踰五十。素患痰嗽。乙酉秋在婺驟然吐血。勢頗可危。孟英診曰。氣虛而血無統攝也。雖向來咳嗽陰虧。陰藥切不可服。然非格陽吐血。附桂更爲禁劑。乃以潞參耆朮苓草山藥扁豆橘皮木瓜酒炒芍藥爲方。五帖而安。繼去甘草木瓜。加熟地黃黑驢皮膠紫石英麥冬五味子龍骨牡蠣熬膏服之。全愈。亦不復發。後范旋里數年。以他疾終。

丙戌春。倉夫鄭德順患急證。時已二鼓。丐孟英視之。見其扒牀拉席。口不能言。惟以兩手指心抓舌而已。孟英曰。中毒也。取綠豆二升。急火煎清湯。澄冷灌之。果卽霍然。詰朝詢其故。始言久患臂痛。因餌草頭藥。下嚙後。卽心悶不可耐。舌麻不能言。而旁人不知也。錄此足以徵孟英臨證之燭照如神。亦可見草藥之不可輕試也。

癸人羅元奎。丁亥夏卒。發寒熱。旋即嘔吐。不能立。自言勝間痛不可當。孟英視其痛處。焮赤腫硬。形如肥

手每以此法
治陽證瘡毒
莫不應手取
效真妙方也

氣治法
中湯

虛火炎面赤如
一味元參能滋水
以制火獨用
則力厚取效
倍捷

元參能滋水
以制火獨用
則力厚取效
倍捷

元參能滋水
以制火獨用
則力厚取效
倍捷

元參能滋水
以制火獨用
則力厚取效
倍捷

元參能滋水
以制火獨用
則力厚取效
倍捷

皂莢橫梗於毛際之左。乃曰此證頗惡。然乘初起。可一擊去之也。用金銀花六兩。生甘草一兩。皂角刺五錢。水煎。和酒服之一劑。滅其勢。再劑病若失。逾年患傷寒。孟英切脈。虛細已極。曰此不可徒攻其病者。以

陰分太虧耳。與景岳法以熟地當歸酒炒。白芍炙甘草。橘皮柴胡等藥一劑而瘳。

予素患噫氣。凡體稍不適。其病即至。既響且多。勢不可遏。戊子冬發之最甚。苦不可言。孟英曰此陽氣式微而濁。陰上逆也。先服理中湯一劑。隨以旋覆代赭湯投之。遂愈。嗣後每發。如法服之。輒效。後來發亦極輕。今已不甚發矣。予聞孟英常云。此仲聖妙方。藥極平淡。奈世人畏不敢用。殊可陋也。

有患陰虛火炎者。面赤常如飲酒之態。孟英主一味元參湯。其效若神。而屢試皆驗。

黥人葉殿和庚寅秋患感。旬日後汗出昏瞢。醫皆束手。乃甥余薇垣。渙孟英勘之。曰此真陰素虧。過服升散。與仲聖誤發少陰汗同例。下竭則上厥。豈得引亡陽為比。而以附桂速其斃耶。以元參地黃知母甘草白芍黃連茯苓小麥龜板鼈甲牡蠣驢皮膠為大劑投之。得愈。

海陽趙子升辛卯夏病瘧。急延孟英視之。曰暑熱為患耳。不可膠守於小柴胡也。與白虎湯一啜。而瘧甲午秋范麗門患溫瘧。孟英用白虎加桂枝以痊之。丙申夏盛少雲病濕熱瘧。孟英以白虎加蒼朮湯而安。己亥夏予舅母患瘧。服柴胡藥二三帖。後汗出昏厥。妄語遺溺。或謂其體質素虛。慮有脫變。勸服獨參湯。

論不獨治
暑為然凡上
證而下之證
皆可類推

白紅合湯

風亦有發陽

以真武四逆湯

幸表弟壽者不敢遽進。乃邀孟英商焉。切其脈洪大滑數。曰陽明暑瘧也。與傷寒三陽合病同符。處竹葉石膏湯。兩劑而瘳。庚子夏。滇人黃肖農自福清赴都。道出武林。患暑瘧。孟英投白虎湯。加西洋參數帖。始愈。辛丑秋。顧味吾室人病瘧瘧。孟英亦主是方而效。莊芝階中翰張安人。年踰花甲。瘧熱甚熾。孟英審視再四。亦與竹葉石膏湯而安。聞者無不驚異。予謂如此數證。體分南北。質有壯衰。苟非識證之明。焉能藥與病相當。而用皆適宜哉。

壬辰八月。范蔚然患感冒。餘諸醫束手。乃弟麗門懇孟英治之。見其氣促音微。呃忒自汗。飲水下嘔。隨即傾吐無餘。曰伏暑在肺。必由溫散以致劇也。蓋肺氣受病。治節不行。一身之氣皆失其順降之機。即水精四布。亦賴清肅之權。以主之氣。即逆而上奔。水亦泛而上溢矣。但清其肺。則諸恙自安。乃閱前服諸方。始則柴葛羌防以升提之。火藉風威。吐逆不已。猶謂其胃中有寒也。改用桂枝乾薑以溫燥之。火上添油。肺津欲絕。自然氣促音微。疑其虛陽將脫也。徑與參歸蛤蚧柿蒂丁香以補而納之。愈補愈逆。邪愈不出。欲其愈也難矣。亟屏前藥。以瀉白散合清燥救肺湯數服而平。

一何叟年近八旬。冬月傷風。有面赤氣逆煩躁不安之象。孟英曰。此喻氏所謂傷風亦有戴陽證也。不可

藐視。以東洋人參細辛炙甘草熟附片白朮白芍茯苓乾薑五味胡桃肉細茶葱白一劑而瘳。孟英曰。此

王氏醫案 卷一 洋參 何叟 傷風 戴陽 參歸蛤蚧柿蒂丁香 桂枝乾薑 瀉白散 清燥救肺湯 參歸蛤蚧柿蒂丁香 桂枝乾薑 瀉白散 清燥救肺湯

真陽素擾。痰飲內動。衛陽不固。風邪外入。有根蒂欲拔之虞。誤投表散。一汗亡陽。故以真武四逆諸法。回陽鎮飲。攘外安內。以爲劑也。不可輕試於人。致干操刃之辜。慎之慎之。

癸巳秋。予在婺患瘧。大爲醫人所誤。初則表散。繼則滋補。延及月餘。肌肉盡削。寒熱不休。且善嘔惡食。溺赤畏冷。乃買棹旋杭。託孟英診視。曰。足太陰濕瘧也。以金不換正氣散三啜而安。然元氣爲誤藥所傷。多方調補。甫得康健。次年秋復患瘧於婺。友人咸舉醫療。予概却之。憶病情與前無異。卽於篋中檢得孟英原方。按序三帖。病亦霍然。不無者稱歎後歸里爲孟英述而謝之。孟英曰。瘧情如是。恐其按年而作。乃授崇土勝濕丸方。明年夏令。預服以堵禦之。迄秋果無恙。後竟不發矣。

鍾耀輝年踰花甲。在都患腫。起自腎囊。氣逆便溲。諸治不效。急買車返杭。託所親謝金堂邀孟英治之。切其脈微而弱。詢其溺清且長。曰。都中所服。其五苓八正耶。抑腎氣五皮也。鍾云。誠如君言。徧嘗之矣。而病反日劇者何哉。孟英曰。此土虛不制水也。通利無功。滋陰亦謬。法宜補土勝濕。與大劑參朮。果卽向安。越八載以他疾終。

金元章媳於甲午新寡。後患膿窠疥。大抵濕熱之病。耳瘍醫連某疑爲遺毒。竟作廣瘡療。漸至上吐下利。不進飲食。另從內科治。亦無寸效。延至未春。更兼腹痛自汗。汎愆肌削。諸醫皆見而却走矣。王仲安薦孟

長子左金
梅木成
石脂

吐大痰口山
法
諸旋覆湯
後

娘孕之脈最
為難憑有初
娘即現於脈
者有三四月
結終不現於
脈者此與憑
可憑有時不
足憑同一至
理予嘗以此

英視之曰此胃氣為苦寒所敗。肝陽為辛熱所燔。前此每服陽剛。即如昏冒。稍投滋膩。泄瀉必增。遂謂不治之證。未免輕棄。乃以四君子加左金椒梅蓮子。木瓜餘糧石脂等。出入為方。百日而愈。第信猶未轉也。諸親友環議。再不通經。病必有變。孟英力辨此非經阻可通之證。惟有培養生化之源。使其氣旺血生。則流行自裕。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礪糠不能榨油。徒傷正氣。盡壞前功。豈不可惜。眾議始息。恪守其方。服至仲冬。天癸至而肌肉充。康復如常矣。

朱某患嘔吐。諸藥不效。甚至大小便秘。糞從口出。臭不可當。自問不起矣。孟英用代赭旋覆湯加蜣螂蟲服之而愈。

孟英邃於醫學。從不侈談脈理。足以見其歆然不自足也。而脈理之最不易切者。莫如妊娠。予聞孟英於乙未春診黃履吉室人之脈。曰妊也。是月天癸猶來。人皆不以為然。次月仍轉。但不多耳。復邀孟英診之。曰果妊也。汛不斷者。陰胎之血有餘耳。踰月汛復行。覺更少矣。人猶以為妄也。四月後經始停。娠亦顯婉如期。人始服其見老。丙申夏滿洲某選粵東鹽場。攜眷之任。過浙主於李雲臺家。請孟英視其如君之恙。孟英診曰。非病也。熊羆入夢矣。某頗不信。謂經甫停。何以遽斷為孕。而又必其為男乎。反生言過其實之疑。既而某延雲臺入幕。偕赴粵任。次年雲臺於家書中。述及居停果得子。深歎孟英指妙。予荆人久無孕。

實之孟英孟
英亦以爲然
可見真學問
人必不恃虛
名以眩世也

示中 有以臨世也
三寅去寅
寅姑不
寅河發以
寅名其
月廣多
大英求

辛丑秋汛事偶愆。孟英一診卽以妊斷。且以男許。次夏果舉一子。惜不育耳。邵魚竹給諫仲媳懷妊。孟英於寅春初診卽許抱孫。秋杪果應。表弟胡壽者室。偶有小忿。經事滯少。腰腹微脹。自以爲怒氣所滯也。延孟英調之。切其脈曰懷麟矣。初猶疑之。旣而始信。卯春果弄璋。吳雲階室。年四十餘。寅秋汛斷。其腹日脹。醫謂病也。治之罔效。迨孟英診之。孕也。彼猶不自信。及腹中漸動。始服其言。至期產一女。癸秋孟英治石誦義室。腕痛甫愈。適汛踰期。卽曰娠矣。旣而果日形著。其指下之神妙如此。切脈如生氏之術固神矣然者不能言其所以之故何耶朱恆山久患胸痞多痰。諸藥罔效。孟英診曰清陽之氣不司旋運也。與參耆苓朮之劑。豁然頓愈。因極飲服。後數年果以汗脫。聞其垂危之際。口不能言。猶以左手橫三指。右手伸一指加於上。作王字狀以示家人。有會其意者。急追孟英至。而他醫之中風藥早灌入矣。遂以長逝。癸卯冬至前一日。管大中丞亦是氣從溺脫。當以參附挽回者。及孟英至而痰藥痧藥風藥灌之徧矣。脈僅若蛛絲。過指。孟英堅不與方。須臾而卒。

罪也。封翁聞言大悅曰：「長者也。」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見證之險，而要譽，相見恨晚。遂訂忘年之交。彼此盡吐生平，始知封翁最喜談醫。岐黃之書，無所不覽，惟不肯爲人勘病，亦慎重之意耳。於是孟葵以元參、知柏、桑枝、龍牡、生地、白芍、甘草、百合、石斛、梔子、鹽水炒淡豆豉，爲大劑灌之。下嘔卽安。次日去梔子、豆豉、甘草，加龜板、鼈甲、鹽水炒橘紅，十餘帖而康。

吳馥齋令妹稟質素弱。幼時鳳山診之。許其不秀。癸巳失其怙恃。情懷悵悵。汎事漸愆。寢食皆廢。肌瘦吞酸。勢極可畏。孟英以高麗參、鹽水炒黃連、甘草、小麥、紅棗、百合、茯苓、牡蠣、白芍、旋覆花、新絳等治之。各恙漸已。繼參歸地滋陰。康強竟勝於昔。

一男子患喉痹。專科治之甫愈。而通身腫勢日甚。醫者驚走。孟英診之曰。病藥也。投附子理中湯。數劑而痊。予謂喉痹治以寒涼。法原不謬。而藥過於病。翻成溫補之證。是病於藥也。非病於病也。嘗聞孟英云。病於病而死者十之三。病於藥而死者十之七。以予觀之。誠非激論也。吁可歎已。

朱氏婦產後惡露不行而宿疇頓發專是科者不能下手孟英以丹參桃仁貝母茯苓滑石花粉桂枝通草蛤殼苡仁紫苑山查絲瓜子芫蔚子旋覆琥珀出入爲方三日而愈

局醫黃秀元之與人韓名諒者。有兒婦重身患熱病。局中諸醫皆慮胎隕。率以補血爲方。旬日後勢已垂。

獨胎法

胎前中孕各
症此方加味

患遠胎法

杜湯加多

公孔牡

感誤法救

建案

水子應

丸

丸

危。挽人求孟英診之。曰胎早腐矣。宜急下之。或可冀幸。若欲保胎。則吾不知也。其家力懇疏方。遂以調胃承氣合犀角地黃湯加西洋參。麥冬。知母。石斛。牛膝。投之。胎落果已臭爛。而神氣即清。熱亦漸緩。次與西洋參元參生地知母麥冬丹參丹皮茯苓山查石斛豆豉菟蔚琥珀等藥調之。粥食日加。旬餘而愈。一少年驟患遺精。數日後。形肉大脫。連服滋陰瀟精之藥。如水投石。孟英與桂枝湯加參耆龍牡。服下即效。匝月而瘳。

家叔南山。於秋間患感。日治日劇。漸至神昏。譫妄。肢振動。惕施秦兩醫。皆謂元虛欲脫。議投峻補。家慈聞而疑之。曰。孟與孟英商之。孟英診曰。無恐也。通絡蠲痰。可以即愈。用石菖蒲。羚羊角。絲瓜。絡冬。瓜子。苡仁。桑枝。旋覆橘。絡。葱鬚。貝母。鈎藤。膽星。為劑。化服。萬氏牛黃清心丸一顆。覆杯即安。調理半月而愈。

美政關毛內使。年踰花甲。而患喘嗽。醫與腎氣湯全鹿丸等藥。反致小溲澹痛。病日以劇。孟英診之。與純陰壯水之治。毛曰。我輩向吸阿片烟。豈敢服此涼藥。孟英曰。此齊東之野語也。誤盡天下蒼生。幸汝一問。吾當為世人道破機關。不致誤墮火坑者。再為積薪貯油之舉也。夫阿片本罌粟花之脂液。性味溫潤。而又產於南夷之熱地。煎曬以成土。熬煎而為膏。吸其烟時。還須火煉。燥熱毒烈。不亞於砒。久吸之。令人枯槁。豈非燥烈傷陰之明驗哉。毛極拜服。果得霍然。或問曰。阿片之性。殆與酒相近乎。孟英曰。麴蘖之性雖